

冷劍烈女

司馬紫煙

黃鶯仍是不明自道：「那有什麼不同呢？」

南海漁人道：「金老弟是要利用海水湧進來時的壓力，將室中剩餘的空氣擠壓到我們這個方匣中來，用以增加浮力，也可以使我們多支持一點時間！」

黃鶯一翻眼道：「現在海水已經注滿四週了，我們並沒有上浮的現象呀！」

這句話使得二人都為之一怔，海水的確已經注滿了四週，室頂上的晶壁也因為海水湧入時被氣體的壓力震破了，可以看見上面傳射進來微弱的藍光，同時也有一部分身體會自動發光的魚類在四週遊行。

可是他們處身的那個方形晶匣卻仍停放在原處，一動不動。

金蒲孤長歎道：「這下子倒真是聰明反被聰明誤了，我沒有想到這晶石如此堅固，那麼巨大的衝力仍是無法移動它。」

南海漁人莫名其妙地道：「老弟！你說些什麼？」

金蒲孤用手一指角上道：「前輩看那裡就明白了！」

南海漁人順著他的手去，祇見角上仍有臂膀粗細的一根石柱，使他們的晶匣與原處相連，不禁失聲叫道：「老弟！你是負責切割那一帶的，為什麼要留著這一點不割斷

呢？」

金蒲孤叫道：

「那是我設想過份週到，反而誤了大事，我是怕水湧入時，力量過於強大，把我們這個方匣衝到牆壁上撞破了，所以才留下那一點牽扯的力量，在我想像中這一條石柱一定會被沖斷的！誰知……」

南海漁人長歎一聲道：「百密一疏，看來我們是命中注定要歸天了！」

三個人都十分沮喪，相對無語，匣中有限的空氣經過三個人的呼吸後，漸漸有不敷之象，雖然其中的氣體含量並未減少，可是人體所需的氧氣都越來越稀薄。

又過了一會兒，每個人都感到有點暈眩的感覺，金蒲孤一歎道：

「你們放手吧！與其窒息而死，倒不如讓海水壓成一片薄餅還痛快一點……」

南海漁人同意他的想法，正想放手，黃鶯卻忽地掩嘴輕嘔，發出一種極為奇特的聲音，那嘔聲幽幽咽咽，如同小兒的啼哭一般，聽來十分刺耳，金蒲孤一皺眉頭道：

「黃姑娘！你在幹嗎？」

黃鶯一面發嘔一面道：「這是我們最後的一個機會，希望老灰能聽得見我的招呼！」

金蒲孤微征道：「老灰是誰？」

黃鶯卻歡聲叫道：「老灰來了！」

隔著透明的晶壁；他們看見海水中洄來

一條暗灰色的影子，長約丈許，圓頭細目，炯然生光！似魚似蛇！

黃鶯來不及解釋，祇是急急地道：「老灰！快把我們送到上面去！」

那條灰影點點頭，扭動細長的身子，用它的尾部勾住匣角的石柱輕輕一扯，即將石柱扯斷！

然後它帶著這巨大的石匣，迅速地向上升去。南海漁人怔然道：「這是什麼怪東西，我還沒見過！」

黃鶯笑著道：「我也叫不出它的名稱，有一次我在海水中玩，看見它被十多條鯊魚圍攻，情勢十分危險，我為打不平，幫它把那群鯊魚趕跑了，從此我們就成了好朋友，想不到今天它居然能救了我們……」

石匣本身有著浮力，再加上那條怪魚的牽引，上昇異常迅速，眼前愈來愈亮，最後終於浮出了水面！三個人都是死裡逃生，深深地呼吸了幾口新鮮空氣，心中十分舒暢，而且他們此刻的位置，正好在前次二人登陸的附近，金蒲孤首先探身出去，祇見島上火煙四冒，烈焰騰騰，到處都是火苗！

金蒲孤對著滿山的烈火，不禁感慨萬分地歎道：

「劉素客果然厲害，居然能說動崇明散人，毀去他多年辛苦經營的基業……」

南海漁人也惋惜萬分地道：

「那一片水晶宮實在夠得上是鬼斧神工之作，崇明散人居然會得加以毀棄，真是個狠心的人！」

黃鶯卻撇撇嘴道：

「爺爺連自己的兒子媳婦都能下手殺死，那裡還會在乎這一點產業呢？當他引水淹毀水晶宮的時候，明明知道我也在裡面，卻仍是下那種毒手，以後我碰上他，絕不饒他……」

(一一二)

女人峰

● 橫溝正史

「事實上，我是來詢問有關大道寺家遺產的事，不過說真的，這方面我也不是很清楚，因為我是新進人員……」

智子先是一拐，然後才微笑道：「呵呵！你這個樣子……加納律師還會僱用你？」

「另外還有一件事，我想徵求你的同意……」

「哦？是什麼事？」

「關於你嫁給我的事。」

智子臉上突然一陣滾燙，她條地從椅子上站起來。

「別說了，多門先生，現在可不是開玩笑的時候。」

「不，我不是在開玩笑，我真的是來向你求婚的。」

多門連太郎也從椅子上站了起來，他一隻手撐在桌上，一隻手放在胸口上說道：

「智子小姐，我是認真的，而且我也已經洗心革面了。老實說，我自認條件還不壞，難道你認為我沒有資格當你的丈夫嗎？」

智子先是盯著多門連太郎看，但是過了一會兒卻把臉轉開。

「不行，不行！別說是你，任何人我都不嫁！」

「這又是為什麼？」

「因為我生來就命不好！凡是接近我的人，都會因為我這個剋星而慘遭不幸。多門先生，請你不要再提這件事了。」

多門連太郎扯開喉嚨大笑起來。

「哈哈……智子小姐，你什麼時候變得這麼軟弱？以前你可是一副趾高氣揚的樣子。別胡思亂想了，你怎麼會是剋星呢？那些被煞氣團團圍住的不幸者，是因為自身的力量不強，所以才會慘遭不幸的。可是，我就不同了。」

多門連太郎加強了語氣地說：

「我的運勢很好，一定能把你週圍的煞氣全都清除掉。」

他想繞過桌子去擁抱智子，可是智子卻警惕地向後退了一步。

「不可以，你不要碰我！再說……再說，我還不很瞭解你。」

「即使有加納律師的保證也不行嗎？」

「他不過是你的僱主罷了。」

「好，那麼再加上一位保證人呢？」

聞言，智子臉上突然露出一絲微笑。

「呵呵！好像是在做生意似的。好吧！請你先告訴我，你的另一位保證人是誰？」

「是你的親爺爺。」

「你說什麼？」

「我說是你的親爺爺，也就是十九年前在月琴島上身亡的令尊的父親。」

智子驚訝得半天都說不出話來。

「多門先生，這是真的嗎？」

「千真萬確。」

「那麼……那麼，爺爺現在在哪兒？」

「他就在邊座島上，而且是和我一起來的。」

智子大大的眼睛裡就快溢出淚水了。「既然如此，他為什麼不來這裡？」

她的聲音沙啞而顫抖，因為智子做夢也沒想到在這世上，自己竟然還有一個親人——爺爺。（一五八）

聽月樓

作者：佚名

裴爺笑道：「宣家聘禮，年兄已先受過金釵一對，其餘禮物存在弟處，一概絲毫未動，少不得送至尊府。」柯爺道：「金釵一對，是年兄送小弟潤筆的，怎受收宣家的聘禮麼？」裴爺笑道：「豈有將女兒的聘禮送人潤筆的？你去想一想。」柯爺道：「若論寶珠，又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何能算得準呢？」裴爺叫聲：「柯年兄住口！你這句話說不去。你將無作有，忍心治女兒於死地，我好意將你女兒救起，要算你女兒重生父母。就是將你女兒許了宣生，又是年兄為媒，算不得父母之命麼？當日你代我女兒做媒，女兒今日原業歸宗，我算不得媒妁麼？年兄不要執意徒自苦耳。」柯爺被問得無言可答，叫聲：「年兄，此事且再商量，可喚寶珠出來見我。」裴爺即邀柯爺到中堂坐定，傳話進去，叫丫環請寶珠小姐出來。

丫環答應，進去向寶珠小姐說：「老爺在中堂相請小姐。」小姐聽說，起身帶了如媚、如鉤出房，來至中堂。見裴爺陪著自己父親在那裡坐著，大吃一驚。欲要退進去，裴爺眼尖，早已看見寶珠光景，叫聲：「寶珠，快來見你親父。」寶珠也沒奈何，進來先向裴爺請了安，然後向柯爺尊聲：「爹爹在上，苦命女兒寶珠今見爹爹。」說著拜將下去。柯爺一見寶珠，免不得一陣傷心，哭叫：「女兒呀！多怪為父誤聽讒言，將你磨折。若不虧裴伯父搭救，我父女今生焉得見面！」說著，抱了寶珠痛哭不已。寶珠先一見父親，還有怨恨不平之意，今見父親這等憐惜著他，也哭啼啼道：「這是女兒命該如此，何敢怨著爹爹！」說罷，父女相逢，痛哭一場。裴爺一旁勸住柯爺，拉起寶珠，大家坐定。柯爺道：「承年兄收留小女，容日補報。但一則小弟去官，要回鄉去；二則拙荆思念女兒，望年兄放女兒回去，一見母面。」裴爺道：「這個自然！年兄先回，小弟自然差人送令媛並宣府聘禮到府。」柯爺道：「聘禮仍存年兄處。」裴爺道：「我收宣家聘禮，變不出個女兒把宣家。你年兄不要恩將仇報。」說得柯老滿面通紅。又見如媚、如鉤上前叩見，更吃驚道：「裴年兄，好通手段！」裴爺笑道：「不要譏諷。請問年兄何日榮行？我邀宣年兄好來作錢的。」柯爺道：「這到不消了。小弟要讓衙門，祇在三五日就動身。」裴爺道：「宣生與令媛還是趁著年兄在京，代他二人完了姻去吧。」柯爺聽說此事，又支吾道：「小弟行期既速，故在一時未會備得，不如叫他緩些時，回鄉入贅罷。」（六十一）

招魂

倪匡

我提高了聲音：「費力，我以為你到我這裡來，是有難題和我討論。」

費力連聲道：「是，是，你是我認識的人之中，知道得最多的人了。」

我伸手指指著他，神態並不是太友善：「好，那麼請你把你的難題說出來。」

他也看出了我的不滿，神情委屈：「我說了，我想請問你，明朝的建文帝、朱元璋的孫子朱允文，下落不明，他……究竟到哪裡去了？」

他又把問題重說了一遍，我陸地吸了一口氣，看了他足有一分鐘之久，才道：「請坐。」

他像是也想不到我忽然會說這兩個字，一時會不過意來，竟不知道兩個字是什麼意思，茫然反問：「請坐？」

我點頭：「是，就是請把你的屁股放在椅子上。」

他尷尬地笑了一下：「是，是。」

他說著，後退了幾步，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我也走出幾步，在寫字檯後面，也坐了下來，又盯著他看了一分鐘，一定是我的眼光古怪至極，所以看得他渾身不自在。

然後，我才一定一頓地問：「你來看我，就是想問我，建文帝，被他叔叔搶了皇位的那個，歷史上記著他下落不明，你想知道他上哪裡去了？」

在我的眼光逼視下，他連連點頭，這時，白素出現在門口，書房的門一直開著，我和費力講話的聲音都相當大，不必在書房，白素也可以聽到我們在說什麼，所以，她一出現在門口，就道：「衛，費醫生已把問題說了好幾遍了。」

我苦笑：「因為問題實在太怪異了，所以我要弄清楚一點。」

費力訝然：「古怪？並不古怪啊，那是歷史疑案，而你對歷史疑案，一直很有興趣，常有獨特的見解。」

我歎了一聲：「有點兒誤會……我以為你心中的難題，嗯，不大可能和歷史有關，而應該和你研究的課題有關才是。」

在我這樣說了之後，費力的反應，十分奇特，總之這個人，處處透著古怪，他那種奇特的反應，不單是我，白素也注意到。

我和白素且曾講過他何以會有這反應的原因，不得要領（後來自然真相大白），就有必要把他當時的奇特反應，描述得詳一些。

他一聽了我的話，先是用力點頭，張大了口，一副「正是如此」的神情。可是那頭點到一半張大的口像是想合攏來，卻又突然覺得那樣子的不安當，所以一下子改變了主意，把目張得很大，而且，發了了一陣極不自然的「哈哈」大笑聲來。

他笑了相當久，大約有半分鐘，我想，在這段時間中，他多半已想好了如何掩飾，所以他開始講話，所講的話，語氣也十分生硬，雖然他裝著要聽來十分輕鬆的效果。他道：「我研究的課題，向你求教？哈哈，你知道得雖然多，可是醫學，一定我比你更行。」（三十六）



「這麼肯定？那如果你忘記了呢？」

她這種問法，可真是大大地傷了他的男性自尊。

「好，如果我忘了你，我就穿著你的『天使花嫁』到總統府前的凱達格蘭大道跑一圈。」

他有十足地把握，自己絕不會有那個機會穿上婚紗跑步的。

哇塞！這個代價會不會太滑稽了點？

一想到 Gordon 穿婚紗的樣子，天啊，好好笑的一個畫面！

「好吧，那就這麼一言為定。」反正她沒啥損失，頂多……花點時間把『天使花嫁』改成大一點的size 就好了。

「Of course！」他一臉必勝的表情。

看著他臉上那驕傲與自信的神情，歐嘉芝不禁有些失笑，她不懂他那莫名的自信到底是從哪裡來的。

「為什麼你這麼肯定自己不會忘了我？」

被她突然這麼一問，Gordon 的雙頰很詭異地飄出一抹淡淡的紅色，驕傲自信的神情立刻轉為緊張害羞。

「呃……」盯著她的眼神，有點不知所措，又有些欲言又止。

「怎麼啦？這個問題有這麼難回答嗎？」被他用這種眼神看著，歐嘉芝也跟著緊張了起來。

「因為……因為……」

「因為你在我心裡佔有很重要的位置」，明明就這幾個字而已，他卻怎麼也說不出口。

萬一他說了，她又賞他一拳怎麼辦？搞不好連朋友也作不成了？

「因為怎樣啊？」

厚！這個 Gordon 是吃錯藥了嗎？說話吞吞吐吐的不說，連神情也古古怪怪的。

突然，內線不識相地響起，打斷了

Gordon 接下來要說的話，也引開了歐嘉芝的注意力。

「老闆，你的電話，醫院打來的。」

醫院？是爸找她嗎？怎麼不打手機？

「喂？我是嘉芝。」

「歐小姐，我是林秘書。院長突然在看診的時候昏倒了，可能要麻煩你到醫院來一趟。」

第五章

心急如焚的歐嘉芝一路上不知道闖了多少個紅燈，終於在最短的時間內趕到了醫院。

她開門下車，Gordon 理所當然地也跟著她下車。

「Gordon，你在車子裡等我，不要進去。」

這種情形，如果 Gordon 也在旁邊，她怕自己會胡亂開口跟他說話。

「噢，好吧。」Gordon 一臉失望地停在原地。

望著她離開的背影，他瞭解她的顧慮，好吧，那他就回車子裡乖乖的等她吧。

確定 Gordon 沒跟來的歐嘉芝，一路衝到醫院樓台。

「護士小姐，請問院長的病房在幾樓？」

「歐小姐，院長現在人在八〇八號病房。」雖然她不常來，但大部分的醫護人員都認得她是院長的千金。

「謝謝。」

宛如一陣風般，歐嘉芝立刻搭了電梯上到八樓，找到了八〇八號病房。

(二十一)

天使花嫁 陶米

神機妙算張太乙

張天師64代再傳人

鑽研子平八字45年
三元風水經驗

精選（陰宅、陽宅）風水可補運

經濟婚姻健康
化解危機

個人生涯規劃（人生地圖）

詢問電話：(626)255-0558

9909 Marshall St., El. Monte, CA91731

三元發財風水圖解

太乙網址：tai-i.com

聖路易新聞電子報

不斷的進步與更新，更多、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

十六版週週上網，廣告效應無遠弗屆，再也不會錯過

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

請上網：slcj.us

電話：314-991-3747 傳真：314-991-2554 e-mail:slcj@slcjmail.com